

姜 尚

——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

很久以来，人们把姜尚奉若神明，顶礼膜拜，甚至杜撰出“代天封神”的事情来，借以寄托对姜尚的钦慕与崇敬。唐朝以后，姜尚被追封为“武成王”与受封为“文宣王”的孔子并驾齐驱，成为我国古代一文一武两尊偶像。但历史上的姜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是否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会腾云驾雾、呼风唤雨、能掐会算？尽管史料不足，无法确考姜尚的详尽生平，但从现有的资料，仍可管窥一斑，看出姜尚的卓绝思想和超人才华。他不愧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。

一、生逢乱世

商朝末期，在营丘（今山东淄博东）这个地方，聚居着一个东夷部族。这个部族的首领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俗称姜太公。

姜尚年轻时，即身强力壮，聪明好学，尤好兵法。其时正值商朝末期。商王朝最后一个王叫商纣，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主，整日只知道饮酒作乐，大肆挥霍。为了满足其奢侈荒淫的生活，他命成千上万的工匠在陪都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修建了一座长三里、高千尺的“鹿台”，供他游乐。为讨好美女妲己的

欢心 他还在院内挖了个方池子 池中灌满美酒 称作“酒池”，池边的林木上挂上肉块 称作“肉林”。纣王见酒池肉林也未博得姬一笑，就命许多男女脱得赤条条的在池中追逐嬉闹。

商纣王日夜宴饮，荒淫无度，广大奴隶和平民却衣不蔽体，食不裹腹。为了镇压那些敢于反抗的奴隶和平民，同时也为了制裁那些经常扫他兴的大臣，他除了沿用过去的黜、劓、剕、宫、辟等五刑外 还新设了一些更为残酷的刑罚。他让工匠造了一空心铜柱 先让把铜柱烧红 把“犯人”衣服剥光 绑在铜柱上烫烙 称之为“炮烙”。

商纣王的倒行逆施，激起了广大奴隶和平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，然而都因力量过于悬殊而被商纣王的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了。与此同时 商纣王还对不服“王命”的东夷部族进行血腥讨伐，以姜尚为首的吕氏部族带领鱼氏、桑氏、林氏、郎氏、田氏、栾氏、杞梁氏、薄姑氏等东夷部族对纣王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。尽管姜尚足智多谋 勇猛非常 终因寡不敌众 被纣王的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了，吕氏根据地营丘也被纣王付之一炬 夷为平地。姜尚因武艺高强 力大无穷 在十万商军的重重包围中，杀开一条血路，逃了出来。辗转月余，最后流落到朝歌 以屠牛为业。

二、朝歌岁月

朝歌是商朝的陪都。在这里，姜尚遇到了一位熟人，就是当年九姓会盟的林氏族长林虎。林虎那年与商军作战被俘，半路上逃掉了。后来逃到朝歌，隐姓埋名住在一位亲戚家中。这位亲戚在朝里作官，替他张罗，开了一家客店，接待南来北往

之人，生意倒还红火。

林虎听姜子牙说这些年一直在外流浪，嗟呀不已。两个人回忆起当年九姓结盟时的盛况，再看着今日的境遇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林虎说：“既然现在到了我这里，贤侄就不必再操心生活上的事了，一切由我安排，有我吃的也就有你吃的。”

姜子牙知道林虎是豪爽痛快之人。便说：“叔父在朝歌这个地方能遇到您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我可以先住在您的店里，但要自己做点小生意，不能总是靠您养活。”林虎问：“你打算做什么生意？”子牙说：“复杂的事咱也干不了，不如卖面吧，从磨房里买几袋面，担到街上去叫卖，只要能换口饭吃就行了。”林虎见子牙决心已定，就说：“行，面由我买，再买一付箩担，你挑到街上试一试，不行了再说。”

林虎替他把一切准备停当之后，第二天一早，姜子牙就担上面粉，上街叫卖去了。他从东市挑到西市，又从北街转到南街，竟没有碰到一个买面的。眼看着日头即将落山，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林虎的店里来。林虎一见此情，安慰道：“贤侄不必着急，万事开头难嘛，吃完饭好好歇息一夜，明日定然发市。”姜子牙自知晦气，也没有多少话说，闷闷地吃了饭便蒙头睡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担上面粉走街串巷。结果又是整整一天，没卖掉一两。眼见得又近黄昏，他觉得实在倒霉，便将面担子停在一棵大树下，坐在扁担上休息。

这时候，忽听得“泼喇喇”一阵声响，从东面飞奔来一辆战车，四匹惊马发疯似的狂奔，车上却无人驾驶。姜子牙见状不妙，急忙躲避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车马闪电般从他身边驰过，车轮从面担子上碾了过去，掀起的风浪把撒在地上的面粉刮得

四处飞扬。姜子牙也被马车挂倒在路边，半天起不得身。待他挣扎着爬起来时，车已不知去向，只剩下被砸烂的箩筐、砸断的扁担和满地的面粉了。姜子牙悲愤欲绝，大叫一声：“苍天啊！你莫非要我死？！”便晕了过去。

半夜里，林虎和伙计打着灯笼四处寻找，才在大树下找着他，把他抬回店里。休养了数日，才渐渐恢复过来。

这时，朝歌东市猪肉看涨，不少生意人去外地贩猪，运来倒卖 赚利不少。林虎听到这个消息 告知了子牙 并借给他银两做本钱。姜子牙大喜 去乡间买回 20 头生猪 昼夜不停地吆到朝歌。等他到得东市，东市的猪已经无人问津了。原来这几日猪瘟流行，市人听说猪有瘟病，便不买猪肉了，生猪也就没人要了。姜子牙的 20 头生猪果然也染上瘟病，两三天内尽皆死亡。

几次挫折，把姜子牙折磨得近乎疯狂了。他病倒在床 不思饮食，只是望着天花板发呆。幸亏林虎专门派了一个伙计照料 又请大夫治疗 又亲自劝解安慰。如此过了一个多月 才渐渐康复。

一日 天气暖和 姜子牙觉得店里很闷 便出去散步。行至宰牛场，见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，说是屠场要招收一名屠夫，月薪纹银十两，愿者可于明日一试。

姜子牙回到店里并没有将此事告诉林虎。第二天一早，便悄悄来到宰牛场。屠场主人给来应试的六人一人一头牛，一把刀，要他们依次宰牛。前五名宰牛者，宰前都是先将牛的四蹄捆绑起来 然后绊倒在地 方才宰杀。姜子牙却直扑牛头 双手抓住牛角 用力一扭 便将牛推倒 就在牛将要倒地之时“嗖”地一刀戳进牛的心脏，不让牛有挣扎的余地。那动作连贯迅

速，干净利索。屠场主人一见大喜，六人中只录取了他一个。原来姜子牙年轻时喜好打猎，常常徒手杀死虎豹熊等猛兽，用的就是刚才这套技术。宰牛这事对了他的路子。屠宰场过去宰 15 头牛要两个壮汉用一天时间才能宰完，现在，姜子牙一人只用两个时辰便宰杀完毕。屠宰场主人便又给子牙每月另加纹银 5 两。从此，姜子牙的生活便有了着落。

自从镇压了国内“叛乱”，平复了东夷部族，商纣王便得意忘形，自以为再没有人敢和他作对了，于是便下令修建鹿台。

那管建筑的大臣往日经常请姜子牙为他家宰牛，知道子牙的宰牛本领。因此，他便召子牙为工匠们宰牛杀羊。

姜子牙为工匠们宰牛杀羊，一干就是七年。七年之后，鹿台修成，那鹿台有百丈之高，直插云霄，四面铺设尽为美玉黄金，辉煌闪烁。鹿台落成，纣王和大臣登台观览后，心中大喜，遂降下旨意，要给建造鹿台的有功之人，尽皆加爵晋级，以示褒奖。建筑大臣念起姜子牙宰牛杀羊有功，立即向纣王推荐，将子牙提拔为大夫之职——专管一些宰牛、杀羊、屠猪之事。

姜子牙在商都朝歌宰牛屠羊、卖面贩猪，已经好多年了。这些年来，他饱览了商纣王的累累暴政，目睹了老百姓的斑斑血泪，深深感到商朝已经十分腐败，灭亡只是早晚的事。他听说西岐有个周文王，正在励精图治，改革内政，省刑罚、薄赋税，廉洁爱民，礼贤下士，为政以德，受到周人的衷心拥戴，使国势一天比一天强盛。心想，我要找机会投奔西岐，辅助文王，消灭商纣，替父母报仇，拯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有一天夜里，他与林虎闲谈，林虎告诉他，近来有一个“凤鸣于岐”的故事：

周文王经常亲自给种地的农民送去饭食，鼓励农民种好

庄稼。他还亲自带领王室成员下地耕作，和老百姓一样过着勤劳俭朴的日子。他还教化西岐的人民孝敬父母，抚爱幼子，提倡公正节操，救济鳏寡孤独，使西岐成为礼仪之邦。因此，周原一带欣欣向荣，引得周围小国的老百姓携儿带女，投奔西岐。于是，西岐周边的十几个小邦国纷纷前来，要与周国结盟，尊文王为盟主。在结盟的那一天，文王登上祭坛，正在祭天，忽然从岐山飞来一只神鸟，那鸟色彩斑斓，落于祭坛前面的高杆之上。大夫散宜生惊叫道：“此乃凤凰也！”只见那鸟长鸣一声，声震九霄，远传百里。一霎时，从四面八方飞来千万只形状各异的鸟类，罩于坛顶之上，围着那只凤凰，旋转飞舞，似在朝拜。朝拜已毕，群鸟舞蹈歌唱，那歌声婉转悠扬，令人陶醉。如此半晌，那凤凰才带着群鸟向岐山飞去。于是，四方诸侯都向文王叩拜祝贺，说这是文王的德政感动天庭，特派凤凰来仪。凤为百鸟之王，方才正是百鸟朝凤的奇观。这正是文王将得天下，受八方来朝的征兆。

姜子牙听了林虎讲的这个传说，心中暗喜。他想：“纣王昏庸无道，文王贤明有德，两相对照，何等鲜明！扫灭商纣，获得天下者，必定是文王无疑。我要把商朝的内情弄清楚，将来投奔西岐时，也好帮助文王。”

林虎对姜子牙的心意早已有所了解，但也不去点破。他又对子牙说：“还有一件大事，不知你知道否？”子牙问：“还有什么大事？”林虎说：“纣王听到凤鸣西岐的传说以后，勃然大怒，说这是文王妖言惑众，图谋不轨。已经派人把文王抓来，准备杀掉他。”

姜子牙一听，大惊失色，不禁连声说道：“这却如何是好？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林虎见子牙已经忧形于色了，知道子牙心向西岐，便说道：“贤侄勿忧。听说西岐那边已经派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和大夫散宜生等人来到朝歌，用大量金银财宝，贿赂商朝大臣。同时还给纣王送来了不少美女。纣王已经回心转意，不杀他了，目前已经把文王囚在姜(yōu)里。”

子牙听到这里，立刻松了一口气。又问道：“伯邑考、散宜生等人能救出文王吗？”

“吉人自有天相。目前朝歌不少百姓和大臣都心向文王，他们正极力协助伯邑考和散宜生等人，救助文王。连我们做生意的人，都希望有朝一日，由文王来做天子，所以暗中纷纷捐献金银财宝，帮助伯邑考和散宜生救文王出狱。不瞒你说，我林虎也捐了 50 两银子哩！”

姜子牙一把抓住林虎的手说：“叔父真乃通明大义之人，我这里代文王向您施礼了！”

姜子牙在朝歌以宰牛为生，又做了官，日子渐渐好过了，于是开始给叔父林虎还帐。林虎本执意不收，但姜子牙非还不可，也就只好收下了。

有一天，姜子牙回来的早，林虎陪他闲聊。林虎说：“贤侄，你这几年生活安定了，大小也做了个官，也该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了，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吧！”姜子牙说：“谢谢叔父美意，但我现在已经是快 60 岁的人了，还娶什么妻，生什么子？”林虎笑了笑说：“如果贤侄有意成家，我倒认识一个姓马的人家，叫马才。他有个妹子叫马珠，今年四十六七岁。他家离此不远，我现在就去找他说说，看看情况如何。”说罢便出门去了，姜子牙也没有阻拦。

晚上点灯时分，林虎笑吟吟地回来了，一见面就给姜子牙

说：“侄儿，我向你恭喜，那马才兄妹对你的情况很满意，他们说如果你没有意见，就早点把这事办了，也不必讲究繁文缛节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姜子牙心想：这样也好。一来好给姜家留下后代，承继香火，二来也不负林虎一片美意。于是就答应了。

林虎给他们择了黄道吉日，准备好酒宴。喜期那日一早，请下一顶花轿，几名鼓乐，吹吹打打，便将马珠迎娶过来。新房就在林虎店内。

人说：“新媳妇有三日勤。”马珠过门之后，起初也还说得过去。谁料时间一长，真面目也就渐渐暴露出来。原来，那马珠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。终日在西家串门子，东家扯闲话，不理家务。晚上却不愿入睡，要子牙与她取乐。早上不起床做饭，日上三竿还在被窝里做着梦。那姜子牙每天清早就要入朝做事，无奈只好带一个冷馒头而去。午间归来，马珠胡乱弄些饭菜，如同打发叫花子一般，应付了事。好在子牙已经吃苦惯了，也不与他争论，倒还相安无事。

就这样凑凑合合，又过了一年，马珠为姜子牙生了一个女孩，取名邑姜。小邑姜生得聪明伶俐，惹人喜爱。长到 7 岁时，越发天姿聪颖，善解人意。子牙见她如此可爱，就把一颗心全都放在了女儿身上。闲暇时节，便教她些诗文书画，邑姜一学就会，日渐出息。她还常常握着父亲的那把青龙剑，指指划划，十分喜爱。姜子牙也就因势利导，指点她学习剑术。

一日，姜子牙从屠场回来，时辰尚早，便约马氏说话。马氏隔着房门嚷道：“有什么屁就放，老娘在这里听着！”姜子牙说：“你我夫妻一场，也算有缘，如今都上了年纪，且女儿邑姜伶俐，也算有了结果，还是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为好，何必天天

生气？”

马氏说：“自从嫁到你家，没吃过一顿好饭，也没穿过一件好衣，这种日子我再也过不下去了。我已考虑再三，和你的缘份已尽。只有和你离婚，各走各的路。”

姜子牙见马氏主意已定，无法挽回，遂找来林虎夫妇，林虎夫妇也好言相劝了半天，但马珠离意已决，哪里听得进去？

姜子牙只好写了休书，由林虎作证，通知马才将马珠领回。姜子牙念及马氏与他夫妻一场，且生下一个女儿，便将平生积蓄全部送给马氏，以备后用，女儿邑姜便跟父亲子牙一起生活。

后来姜子牙遇到文王，一下子当上了文王的太师，荣耀非常。这时的马珠，觉得后悔不及，便亲自来到太师府，要和姜子牙复婚。姜子牙虽然尚未续弦，但对马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离婚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，他从厨下端来一盆冷水，“哗”地一声泼在地上，问马氏：“你能把泼在地上的水再收起来吗？”马氏见状，心知子牙对她已经死心，复婚已不可能，遂泪如雨下。回至家中，关起门来上吊自缢而死。姜子牙听到马氏自缢身亡的消息，想起她与自己夫妻一场，不禁流下了几滴眼泪。他命人将马氏的棺椁运回西周故地，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。

三、磻溪垂钓

姜子牙与马氏离婚之后，又过了几年，觉得在朝歌呆下去也没多大意思了，便和女儿邑姜商议，打算到岐周之地谋生。邑姜这时已十四五岁了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而且能文能武。她

早听说西岐有个周文王，仁德有道，礼贤下士。她也知道父亲虽年事已高，却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于是她同意了父亲的意见。

父女俩洒泪与林虎夫妇作别，离开朝歌，来到陕西西部一个名叫磻溪的地方。

这磻溪夹在秦岭山脉的两峰之间，又叫凡谷，青山苍苍，白云缭绕，一条伐鱼河水从两山间蜿蜒而出，淙淙而下，向北注入渭水。伐鱼河边有一个滋泉，泉水清冽，银波荡漾。这里山势雄峙，翠柏森森，山灵水秀，幽雅清静。父女俩一看这地方，非常高兴，就在河畔结草庐，筑石屋，收拾了一块安身之所。从此，姜子牙便在磻溪边以钓鱼为生，苦度时光。姜子牙在磻溪垂钓好些年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流浪到此的穷苦人家。

有一天，姜子牙正在溪边钓鱼，忽听有人唱着山歌从山上下来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樵夫。那樵夫³⁰出头，长得英武有力，将一副重约四五百斤的柴担放下，走至子牙身旁，坐下休息，并主动与子牙搭起话来。

樵夫说：“老丈，我这些年常见你在这里垂钓，却从未见你钓上一条鱼来！”

子牙一听，既惊且喜：“看来这位樵夫已经对我注意很久了。我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沟已经几年了，很少有人主动和我打招呼，更没有人关注我的行踪。今天，这位樵夫不仅走到我身边，而且还说出了我的秘密，看来我出头的日子不远了。”

那樵夫不等子牙答话，就要过他的钓杆，指着钓线上的那根直而无曲的钓钩说：“你这是钓钩吗？这分明是一根缝衣服的针嘛，我传你一法，将这针用火烧红，折成弯钩，穿上鱼饵，

鱼一定能上钩。”

子牙被这位直率爽朗的小伙子感染了，止不住哈哈大笑：

“那我也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吧！我宁在直中取，不在曲中求，不为银鳞设，只钓王与侯。”说罢，又口中念念有词：“短杆长钓守磻溪，这个机关哪个知？只钓当朝君与臣，何尝意在水中鱼！”

那樵夫也大笑起来：“你整天坐在这溪边，连只王八都钓不出来，哪里能钓出什么王与侯？”

子牙一听小伙子说得有趣，便问道：“敢问小兄弟哪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？”

那樵夫答道：“我姓武，名吉，家住在渭河岸边的集贤村，家中只有一位八旬老母，全靠我打柴为生。”说话间，他抬起头看了看快落山的太阳，便告辞道：“老丈，天色不早了，明天再见，老母亲还等着我回去做晚饭呢！”便挑起柴担，向山下走去。

第二天，那武吉又挑着一担柴，来到子牙身旁，放下柴担，一边用草帽搧着风一边说：“老丈，我昨夜仔细琢磨了你昨天讲的那些话，我是一个粗人，但还是觉得你倒像一位道行很高的人。你能卜卦算命吗？”

子牙笑道：“卜卦算命，乃雕虫小技也。你先说说有什么事，需要我给你算一卦？”

武吉指着那担柴说：“你算我今日进城卖柴生意如何？”

子牙看了看他的脸说：“你面色正，运气红，今日卖柴出手顺，一担能挣两担银。”

武吉听了子牙的话，只当是老渔夫恭维他，并不在意。哪知他把柴担到西岐集市上以后，还未放下担子，就上前来好几个买主争着要买他的柴。还没等他讨价，又上来一位衣着华丽的

人对他说：“柴担不要放下，请挑到我家，我给你双倍柴价。”武吉把柴挑到那人家中，那人家里正办婚娶喜事，急需柴烧。不等武吉开口，那人便掏出了一个红包，对他说道：“今日家中大办喜事，正好缺柴，老弟雪中送炭，喜上加喜。这银两你收了，不要嫌少。”武吉接过一数，果然是昨日两担的柴钱，不禁暗暗称奇。

第二日，武吉又担着柴来到姜子牙身边，他并不言昨日之事，开口便问：“老丈，你算我今日运气如何？”

子牙在他的脸上瞅了半晌，手捋胡须说道：“你左眼青，右眼红，进城必然打死人。”

武吉听了很不高兴，但一想昨日之事，还是暗自嘀咕：我进城得处处小心，看你明天怎么说。于是便担着柴走了。

武吉一路谨慎，见坎绕坎，见人躲人，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。他挑着柴担，来到西岐城门跟前，刚刚进得门洞，守城兵士便上前拦住他，命令他退出去，说：“周文王的车驾要马上出城，路人要一律回避。”武吉力大身壮，担的柴又多又重，回转起来不大方便。他正准备转身，文王的车驾和随从人马，已经像一阵风一样从城内奔驰而来。

守城兵士见状，朝武吉大喊：“赶快闪开！”武吉急忙向左侧躲闪，不料动作过猛，肩后那捆柴撞在城洞墙上，柴担失去平衡，肩前头的那捆柴滑出担头，正好砸在那守城兵士的后脑上，顿时七窍出血而亡。

文王见卖柴人脱担伤了门军，下令将樵夫抓住，等他回来时再行审问。说完，便驱车而去。

周兵将武吉抓住以后，在地上画了个圆圈，命令他老老实实在圈里待着，等文王明日审问。那时候，周人没有专门的牢

房在地上划一个圆圈就算是牢房了，正所谓“划地为牢”。又因为文王会演八卦，所以谁也不敢从那圈子里逃跑。如果逃跑了，不管你到了哪里，也会被文王算出来，再抓回去就要加倍惩罚。

武吉在圈子里站到半夜，心想：“自古道，杀人者偿命。我砸死了守门军士，必然要以命抵命。可我有 80 岁的老母，谁来养老送终，不如悄悄逃回，再作打算。”于是便跳出圈子，连夜逃回家中，向母亲讲明原委。母亲说：“儿呀，既然那老翁算得这么准，那他肯定有解救你的办法，你速去碓溪，求他救你性命。”

武吉不敢怠慢，连夜赶往碓溪，从草庐中叫醒姜子牙，哭诉了昨日发生的事情，并且后悔昨日未听老翁之言，闯下大祸，请求老翁搭救。

姜子牙早就喜欢上这位老实耿直的小伙子了。见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又念及他家里还有八旬老母，便笑着对他说：“我救你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要作我的徒弟。”武吉赶忙跪下再拜，连声说愿意拜子牙为师。

子牙说：“我授你一法，你回去在你家后院挖一个坑，扎一个草人放入坑内，用土埋了，就可以保你安然无事。”武吉牢记在心，拜谢了师傅，连夜赶回家中，依法炮制。

第二天，兵士向文王报告，说昨日以柴砸死门军的那个犯人夜里越圈逃跑了。文王听罢，演起八卦，屈指一算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这个樵夫也太愚蠢了。我知道他是误伤人命，原不想杀他抵命，谁料他却畏罪自杀了，可怜啊可怜。”从此，便了却了这桩公案。

武吉从此一边打柴养母度日，一边跟姜子牙学习兵法武

艺。光阴如梭，一晃就是三年。

这一年 姜子牙已经 80 多岁了。大约是姜子牙认为自己出头的日子到了，他吩咐武吉挑柴到西岐城里出卖。武吉怕被文王认出来，子牙说：“认出来也不必害怕，你可跟他如实讲说，他不但不会伤你性命，还要封你作将军呢！”

武吉遵从师父的吩咐，挑着柴担，唱着山歌，又在西岐城里叫喊卖柴了。当天正值当年守城门的另一名兵士当值，他一眼就认出了武吉，立即报告了上司。

兵士们把武吉抓住，去见文王。文王一见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“当时我推演八卦 算定他已经畏罪自杀 为何到现在他还活着？”

武吉便把姜子牙解救他的过程，向文王一一作了介绍。文王听后赞叹道：“这真是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姜子牙能破我八卦，一定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人才。我姬昌求贤若渴，原来大贤近在咫尺 却没有发现。”于是 立即宣布武吉无罪 并且封他为武德将军。同时决定，三天之后，由武吉带路，亲自去磻溪访贤。

周文王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，他深知治国之道，在于用人。因此，他经常出外察访，寻求贤才。当他得知磻溪隐居了一位大贤姜子牙的消息后，恨不得立即就去把他请来。他决定 明日一日 以打猎为名 前去磻溪访贤。

第二天早晨，文王斋戒沐浴之后，带着儿子姬发、周公旦，大夫散宜生，大将军南宫适，武德将军武吉等一班文武大臣，率领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，去磻溪打猎。

正午时分，大队人马渡过渭河，来到离磻溪 5 里的地方。周文王怕这么多的兵马车辆涌至磻溪，惊扰了姜子牙钓鱼，

便让部队在此驻扎下来。他准备只带少数几个人前去会见姜子牙。

这时太子姬发建议：“父亲暂时勿动，先让孩儿前去探明消息，如果姜子牙确实在那里钓鱼，父亲再去不迟。”

文王一听也对，便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：“姜子牙定是一个才智非凡的大贤，我们要完成兴周大业，非他莫属。你一定要谨慎从事，切莫莽撞。”

太子领命，只带了几名侍卫，直奔磻溪。进了凡谷，行至不远便望见那乱草丛中，一位老翁跪坐石上，专心垂钓。那钓鱼的钩线离水三尺，直钩无饵。

太子姬发觉得很可笑，便悄悄站在老翁身后观看。忽然，一条小鱼跃出水面，直吞那只悬钩，那老翁伸手捉住小鱼，在那里仔细端详着。太子姬发不胜惊奇，忙向前施礼道：“老翁请见礼！”

姜子牙好像没有听见，却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钓钓钓，大的不到小的到，老朽送你还泉沼。”说罢，将刚才钓到的那条小鱼顺手丢入滋泉。只听“噗”地一声，那鱼摇头摆尾地去了。

太子姬发是聪明人，闻弦歌而知其意。他知道要请此老，非父王亲临不可。故而悄悄返回营寨，将情况告知了文王。

文王一听，拍着自己的后脑勺连声说道：“是我一时胡涂，险些错过大贤，待我亲自前去就是了。”

于是，文王在营中再次沐浴，换了衣冠，和太子姬发一同向凡谷走去。

文王进得凡谷，只见翠柏青青，紫烟淡淡，流水潺潺，鸟鸣嚶嚶，一派仙气，不禁叹道：“深山藏猛虎，仙境出圣贤，真个好所在！”

太子姬发带着文王来到老翁垂钓之处，只见跪石空空，不见刚才垂钓之人。太子姬发心想，莫非是那老翁故意不见，躲藏起来不成。便对文王说：“父亲在此等候，待孩儿四处去找。”

文王拦住他说：“不可鲁莽，隐居之人，最爱清静。听武吉说，向南 5 里，有一所石洞静室，乃姜翁安歇之处，我们慢慢去找。”

父子俩踏着山路，来到静石台下。文王此时已是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走不动了。太子姬发劝道：“父亲在此歇息片刻，待孩儿上去看看。”说着便登上台阶，来到静室门前。

太子姬发正要上前敲门，那门却“呀”地一声开了。一位美丽少女，面若桃花，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口，启齿问道：“请问公子找谁？”那声音如同莺声燕语，婉转清脆。太子发现她如此姣美动人，不觉怔住，半晌不能自语。

那女子正是姜子牙的女儿邑姜。她从小随父流浪，从朝歌辗转来到磻溪，抛头露面惯了，并不像那些深闺闺秀，羞羞答答。见面前这位英俊的公子这副模样，不觉好笑，又问道：“莫非你是找我父亲姜子牙？”

太子姬发这时才如梦方醒，自知失态，连忙答道：“我是文王的儿子姬发，我父亲和我特来拜访大贤姜子牙，不知他老人家向何处去了？”

邑姜笑着用手一指，只见台下溪流中，一位老翁驾着一叶方舟，唱着山歌，顺流而下。那老翁正是姜子牙。

太子姬发别过邑姜，和父亲一起返回滋泉，抬眼看时，姜子牙已跪坐在那块石头上，又在肃然垂钓了。

文王父子不敢惊动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姜子牙身后，悄悄地看着他钓鱼。只见姜子牙仍然举着那根直钩钓杆，悬空垂钓。

忽然有一大一小两条金鱼“嗖嗖”蹿上钓钩，挂在那直钩上，活蹦乱跳。子牙自言自语地念道：“钓钓钓，大的小的一齐到，文武相与共，日头当头照。”说罢，将两条金鱼从钩上取下放入鱼篓。

文王心知时机已到，轻声说道：“贤士很喜欢钓鱼吗？姬昌特来向您问好！”

姜子牙回头见是文王父子，慌忙起身还礼，说道：“不知文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死罪死罪！”

文王连忙将子牙扶住，赔礼道：“方才姬昌没有亲自前来相请，还望贤士原谅。”当下叫过儿子姬发，拜见子牙。

文王抓住子牙的手说：“先王太公曾经预言，日后会有一位大贤从东方来，辅佐周室，周室从此就会兴旺起来，莫非这位大贤就是你吗？先王太公盼望你已经很久了，你就是太公望啊！”自此，姜子牙就称作“太公望”。

姜子牙见文王父子如此重贤爱才，心中十分感动。说道：“文王如此厚爱老朽，老朽岂能不动心！只是我如今已经年过八旬，恐怕力不从心，难以担当文王的重托，还望文王三思。”

文王忙说：“有志不在年高。我观姜公鹤发童颜，体魄健壮，英气勃勃，定能匡扶周室，担当大任。姜公如果能答应我的请求，周室幸甚！”

子牙叹了口气说：“文王如此不弃，老朽定当为你效犬马之劳，只是我在滋泉苦苦垂钓多年，两腿僵硬，难以行走，这当如何是好？”

文王忙答：“姜公不必为此事忧虑，只要你助我兴国，我父子就是背也要背你下山。现在，我的车就离此不远，你就坐我的车走吧！”文王立即命令太子将自己的车驾来，扶着姜子牙